

生之行

膠囊裡濕冷無光，現在已經是幾月了呢？儘管身上裹著厚重衣服被子，仍不住發冷。剛剛又夢見媽媽了，時常在夢中媽媽總是半躺臥在一張長型帆布沙發上，對她伸長了手，有時她會走過去握住媽媽，兩人談上好一會兒話；有時她只是站得遠遠地看，看著媽媽微弱地叫喚：「蘇菲亞，妳在嗎……」

媽媽，還會有見面的那一天嗎？

蘇菲亞勉強爬起身，腦子甫被夢境濃濃地覆蓋，尚未完全褪去。膠囊太小僅能坐臥，和一點點站立的空間，床下堆滿了當初一起帶上艇來的兩箱東西。她沒有開燈，伸手往地上摸，赫然發現膠囊裡面正在滲水。

「該死。」夢境帶來的昏眩頓時全散，她一面把東西往床上堆，但是撈上來的書和衣物也一并把水帶上床。蘇菲亞壓下艙門把，推開厚重艙門，兩手伸到壁面鐵梯子上，小心地將身體拉出來，寒意向她需索溫暖而來，她發抖著身子一層一層爬下去。身體太久沒有動了，長時間窩在膠囊裡面，背發疼得厲害，膝蓋也隱隱作痛，可能是濕氣太重的緣故。

她攀在梯子上，將手緊握住梯環身體向後拉，弓成「く」形，稍微舒緩肌肉痠痛帶來的不適。摸了摸膠囊聚合體表面，沒有一滴水，表示水不是從下面滲上來的，她繼續往下爬，經過約八十幾階、十二層膠囊艙門，才抵達地面。想想真蠢，若水是滲上來的，住樓下的人會比她更早發現吧。

沿路下來有些艙門的簾子從裡面拉上了，無法看清楚其他膠囊的狀況，不過她的小房間：十二—四十三號已經連續漏水好久了。

「多久了呢？」工程部的人從對講機那頭問她，也不知道是不是人。

這問題真難回答，她都已經不知道多久沒見到太陽了，又要如何以「天」計算。晶片中與頸脈相連結的生理記錄功能若開啟的話會準確報時，但她早就把它關掉了。

無論往前往後看，時間都令人感到絕望。

「總之，它有時候會漏，並不是一直在漏的，我想是排水系統有問題，請來幫我看看吧。」

「漏水的膠囊很多個，妳先登記排隊，或是租借除水機器人。」

「登記要等多久？」

「前面還有七十幾個。」

「問個問題。」

「請說。」

「你是人嗎？」

「我是編號第九八二七機組維修系統，很高興為您服務。」
「難怪你不懂漏水多討人厭了。」

蘇菲亞掛上對講機，一個人站在公共空間有些孤獨突兀，在這裡要遇見一個人本不容易。她奢侈地將手向上舉，做一個大大的伸展動作。

如非得已，大多數人不會離開膠囊，蘇菲亞也是，多數事情她都可以在裡面完成，包括工作和生活起居。還有屎尿，每個膠囊會在固定時間配發可分開搜集糞便與尿液的奈米墊，使用時鋪在侷促的地面，像狗一樣拉在上頭包起來後丟進牆上的分解洞，洞深不見底，不知通往何處，她好幾次想鑽進洞裡看看，但洞口實在太小根本不可能做到。據說扔進去的墊子會自動分類分解，部分將作為沼氣發電的原料，部分則是重新淨化成為飲用水。如同以前在電影上看過的太空生活，也許剛剛用來泡蛋白粉的水就是昨天的尿，自己的倒還沒關係，畢竟從小喝到大，但必須喝別人的這點，多多少少還是有心理障礙。若是有潔癖的人寧願忍受尿柱結冰或屁股生凍瘡的風險爬出膠囊外到公廁解決。不過，顯然這樣的人並不多，至少到現在她一個也沒見過。反正關於此處一切都是據說，整天關在膠囊裡面，外界的相關資訊都會由機器人直接下載進腦子裡，比速食麵還方便快捷，當然若要查證也無從查起。

只能不去想，什麼都不要想，像個死人一樣躺著等待，就是最好的辦法了。

已經想不起來住進膠囊前所看見的艦艇是什麼模樣了（根本也無法計算），本想趁此機會四處轉轉，卻一直被困在二面又一面綿延不絕的膠囊牆走不出去。

雖說自己就住在裡面，但是每次看到這成排沒有盡頭的小格子，都會想起小時候家裡使用的

微波爐。這裡多像是把成千上萬個微波爐堆疊在一起，人類竟也有這麼一天！這也讓她想起外婆的一張老照片，是外婆年輕時工作的地方，照片上有一整面金屬打造的小格子，外婆說那是租給人家使用，一種叫做「郵政信箱」的老東西。外婆要是還活著，看到她現在住的地方一定會很吃驚，雖說外婆的骨灰後來也放在很類似的地方。

蘇菲亞走到成排膠囊的盡頭，左轉進入一個窄小空間，她探出脖子亮出晶片，再讓感應窗掃描自己的臉，玻璃門打開，冷空氣把小空間幾乎凍成一個巨大的冰塊，蘇菲亞感覺自己連血管都在發抖，此刻整艘「明日號」都必須進入節能模式（哪一刻不是呢？），意思是現在艙外的溫度就是如此，還可能更低，不調溫當然是不希望人們擅自離開膠囊，現在還有電可用已經要非常感激了。「明日號」當初會選擇T島嶼作為停靠點，也就是花城寨建造的地方，正因為黑潮會流經T島嶼東部海域，表面海水溫終年達攝氏二十四度至攝氏三十度，且沿岸陡峭，水深夠深，非常適合利用海水溫差能轉換為電能。只是人們究竟是在什麼時候預知了末世之日的困境呢？所以是一邊破壞著地球，一邊同時思考著如何苟活嗎？彼時歐美各國投資大筆資金開發海埔市鎮，並大興土木建造發電廠與儲電設備正是為此，T島地理位置特殊且氣候變化大，政府砸下大筆金錢，率先投入末日預備計畫，其中「島嶼計畫」便是針對當洪水來臨時將被淹沒的島嶼，所規劃的避難措施。除了安排移民、遷移高地、逃亡至邦交國外，也有一部分人將被安置在這類型巨大救援艦艇中。艦艇宛如太空艙漂浮於海上，艙內根據花城寨自建成到離港這十幾年間建立起來的生態系統運作，打造自給自足的生存環境之外，其餘的就是載著人們隨洪水逐流，等待一個不知道何時才會實現的，回歸陸地生活的願望。

沒有人知道水會淹多高，也沒有人知道，最終沒地方可去的人都去了哪裡？

蘇菲亞按下幾個鈕，面前打開一個小藏櫃，下方送上來一個小型抽水機器人，螢幕顯示點數扣除約三小時的點數。蘇菲亞接過來抱在懷裡，冰冷得像是捧著一顆冰塊，閒晃興致均數消散，她只想盡速回去窩在自己的地方。

機器人在下面嗚嗚打轉，蘇菲亞坐在床上，將浸濕的書本一一攤開。艇上規定一人只能帶兩紙箱行李，她占最多的就是書本，其他那些帶不走的東西，大概也什麼都不剩了。

幸好把媽媽的日記全部都帶上了，雖說自己也不確定能活到什麼時候，也不知道「明日號」是否真的還有明日，就算這艘「明日號」艦艇真的撐下來了，雙腳重新踩上的陸地又會是什麼樣子。至少有人記錄下了曾經存在的時間與空間，在太陽依舊升起的舊日子裡。

蘇菲亞時常閱讀媽媽的日記，數量非常驚人，據說媽媽從很小的時候就養成了記錄的習慣，裡面描述許多她從不曾見過的东西，甚至難以判斷那是過去的物事，或是在更遠未來，被媽媽所虛構出來的——這對於曾經立志要成為作家，但最終一本書也沒有出版過的媽媽來說絕非難事。

一隻被壓扁的蟲屍從書本夾頁間掉下來，灰白色，身體兩側均勻分布鬚鬚般細腳，一點水分也沒有，死絕，多麼符合此時此刻，如此真實顏色。媽媽說過那是蠹魚，書蟲的一種。

上了這艘船後就沒再見過蟲子了，連人也沒見過，更不要說其他動物了，大概都被隔離在別處吧。

她仍記得，當初剛搬進花城寨時，爸爸曾帶她和媽媽去他位於城寨北門邊的實驗室。

「這是水熊。」爸爸說，站在一個低倍率顯微鏡旁邊向她介紹。她踮起腳尖往裡面看，只見一顆狀似乾燥蜷曲蠹魚的球狀物。

「死的？」

「假死而已。」

「假死？那會復活囉？」她死命盯著那顆乾燥枯絕的蟲屍，企圖捕捉牠有任何一點生命的跡象。

「我們創造了一個艱困的環境，發現牠們竟能將代謝降至於零，身體裡的水分也會全部排出。這種狀態下，牠可以不吃不喝，從絕對零度到一五〇度高溫，甚至也能待在壓力超大的深海裡，還有像是核能廠爆炸產生的高度輻射也殺不死牠們，即使真空之下都能生存。」

「天啊好酷！」

爸爸又走到另一個顯微鏡旁：「妳看，這是假死之後的水熊，我們給了牠們一些水。」

小蘇菲亞又蹦又跳跳過來往裡頭看，水熊長得一點都不像熊，倒有點像是跳蚤，身形肥短且身體分節，四對腳上都長了爪子，在水裡規律擺動。

「一般的生物在缺水時，細胞會破裂，DNA也會隨著乾燥的時間拉長而斷裂損傷，但是水熊身上卻具有可以修復脫水DNA的機制，因此在假死脫水的狀態後，可以讓身體重新吸飽水，恢復正常的生理機能，我們也希望可以找到這樣的基因序列……啊，這對現在的妳來說，有點太困難了。」

小蘇菲亞露出困惑的表情：「是要讓人類也可以嗎？」

「我們正在努力讓人類的幹細胞也具備水熊DNA的能力，不過眼前還有很多難關，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對了！還有這個……跟我來。」爸爸帶著她穿過一扇自動門，進入一個宛如車廂之間的連接處，接著進入另外一個裝滿牢籠的屋室。

「綠色的老鼠？」數十隻毛球狀物窩聚在透明壓克力箱子裡互相取暖，身上不見五官，只見其柔軟綠毛抖動，宛如總是努力嗅聞著環境的老鼠。

「噢不，我們還沒決定它要成為植物還是動物，事實上都可以，在一定的週期裡，它會生下一個類似寶寶的東西，或是妳也可以說是果子。基本上寶寶是不會動的，全靠母體身上的葉綠素產生營養，經過連接彼此的飼食管餵養寶寶長大，然後生下寶寶的裂口會演變成進食口，母體會將寶寶吃下……嗯……妳別這麼害怕，就像樹木也會將掉下來的爛果子作為養分那樣，這樣想比較不可怕。」

小蘇菲亞嚇得說不出話來，爸爸繼續說：「然後吃下寶寶的母體，就有養分孕育新的寶寶。」

「媽媽怎麼可能吃下自己的寶寶？」蘇菲亞問。

「喔，不用擔心，它們沒有那麼多煩惱，這些生命體不具有思考能力，少了腦子就能有效減低生命體所需的熱量，當然也有助於生命體繁衍。」爸爸報以她一個慈祥的微笑。

當時還小，本來應該看起來柔軟可愛的老鼠，像極她曾養過的三線楓葉鼠覓覓，卻齜牙咧嘴等著吃掉自己辛苦養大的小孩，她在心裡不斷冒出「變態、變態」的吶喊，但媽媽卻一直告訴她

爸爸是在做很偉大的事情，這一切都是為了讓人類可以適應環境，活得更舒適快樂而努力著。

媽媽甚至還用「一個偉大的科學家」來比喻爸爸。

不過，這種浪漫的稱呼在兩人結婚沒幾年之後就完全不存在了，媽媽眼中的崇拜消失了，彼此之間先是無盡的爭吵然後變成無語，媽媽也從劍拔弩張變得沉默。

在蘇菲亞的人生中，叫過三個人爸爸，這個爸爸是最後一個。

三個人之中只有他和媽媽結了婚，但是媽媽要她每一個都叫爸爸，好像試圖想從中獲得一些安全感。她從不知道媽媽為什麼一直在拚命尋找，總是七手八腳地想把每個經過的人都緊緊纏在自己身上，搞得自己精疲力竭。

外婆總說：「女兒不是太笨就是太聰明，才會老是不知道自己要什麼。」

後來幾年，外婆狀況並不好，大多時刻幾乎不認得人，在病榻上老是叨叨念念，自顧自地說起好多以前的事。坐在病床旁，蘇菲亞時常覺得自己好像一支錄音筆，像是外婆在僅剩不多的人生中，還想把她此生中每一個細節都找到一個安置的所在，一個留存的地方。

自小外婆與她相處的時間最長，因而當外婆有越來越長的時間不認得自己時，蘇菲亞幾乎覺得自己也被世界給遺忘了。

整個人空蕩蕩的，沒有一點重量。

也是在那時，末日簡直是四面八方地朝她鋪捲而來。

若要說出一個分界點，或許是始於那場下也不完的雪，雪後氣溫驟升，然後是連月不絕的雨。海水倒灌，海嘯颶風頻傳，沿海居民紛紛移至高處，不出幾個月，政府開始疏散，但在那更早之前，許多人已經逃離這座島。末日的氣氛漸濃，彼時外婆已經不在，不再見證也不再受苦。

在更早早之前，她所居住的花城寨底下，這艘艦艇早就開始建造，不過幾年，像是不存在的幾年，瞬間來到此刻，她已躺在巨大艦艇裡面的一張小床上，看著手中或許是世界上最僅剩最後一隻蠹魚標本。她小心翼翼將蟲屍放進鐵盒子裡。

她的膠囊算好，有一個可以看到外面，約食指和拇指圈出大小的窺視孔。但大多時候看出去都是一片漆黑，當然偶爾是深灰，曾經有過藍色，但她不確定是否只是玻璃反光。若非這些細微的變化，她會以為那個窺視孔只是用來裝飾的。當然，用來裝飾的東西仍是必須的，尤其在這無盡漂流的黑暗裡。

看得到外面就「可能」可以重見太陽，暈眩的感覺就「可能」代表著前進，儘管這艘艇根本沒有目的地，它的目的就是安全地漂流，等待「上岸的時間」自己來到。

爸爸曾說這不算末日，頂多是一段迷你冰期，撐一下就過去了，更何況在這艘艦艇上，人幾乎不會感覺到時間流動，也許只是睡一覺，世界就回來了。聽起來很簡單，過起日子來卻渺無邊際，也只能這樣相信著，雖然所有人都明白無論是誰，都無法預言未來。

最近暈眩的感覺漸漸少了，身體大概已經慢慢習慣在水中行進，就算肉體生來沒有內建，久了也會適應，無論何種生物都一樣，可惜了她挾帶上來的蠹魚沒能活著。

機器人還在工作，房內濕氣已減少許多，她躺下來，大多時候所有人都躺著，減少熱量消耗，當然食物也是有的，一些摻水喝的高蛋白奶粉和維生素片、膠囊等等。

膠囊，每次她吞下它們，也都幻想自己是否正在被誰吞下。

感覺已經有些記憶開始離她而去了，關於媽媽和她生長的屋子，她曾經非常痛恨的地方，現在想來有種不真實感。她仍有些懷念還在念書的日子，但很多事情慢慢記不清了，記憶緩慢滲漏，鏽蝕大腦深藏記憶的地方。她隨手拿起一本本子，開始試著畫下一些物品：海浪、粉筆、板擦、晒衣夾、咖啡濾紙、黃光燈泡、煎餅鍋、望遠鏡、彈珠台、電動車、薯條、藥丸、水桶……畫著每一件物事的時候，思緒就會被帶到時常見到它們的場所。這些聚集在一個筆記頁上，隨機畫下的零碎小物，拼拼湊湊起來竟幾乎可以把她過去生活的場景都一一串連起來。她一直畫著，直到再也想不出還能畫什麼。當然還有很多很多，但記憶總是消失得無聲無息，也許在那之前，已經連字都不會寫了。

她閉上眼睛，將腦袋中的晶片與艦艇主機系統連結。晶片體積細小，剛打進身體裡時一點感覺也沒有。

「這上頭有一整支紀律嚴明的軍隊，能觀察妳的身體、修復妳一些小病痛。」登船時幫她安裝新軀體的工程師說。

那時候幾乎人人都有晶片，剛生出來的孩子剪完臍帶第一件事就是打晶片，好像那也是人體器官的一部分。她十幾歲才打，不算晶片寶貴，但人們對晶片的依賴滲透得很快，人類從一開始抗拒，很快就變得不能沒有它。晶片功能日新月異，那時走在路上看見眼神空洞、宛如殭屍般

晃蕩的人，大多都是沉迷在晶片的世界裡沒有回魂。

上了艦艇，晶片系統又更升級了，所謂軍隊，指的是晶片上的奈米機器人，它能將大腦與中央控制系統連接，負責儲存、提取數據與溝通傳輸，當然語言溝通什麼的，都能直接翻譯完成進入大腦，健康情況與生命跡象也都能隨時追蹤。有時光是想像那些螻蛄般成群機器人在身體流竄的畫面，便覺得血管裡隱隱發癢。艇上每個人也能在不移動身體的情況下，經由軍隊連結大腦與系統，自由進出虛擬空間，進行實境體驗。

意義上來說，你仍然哪兒都能去。

晶片連線，列出現在正在線上的人（代號），沒有暱稱或名字只有冗長編碼，在「海裡」均一視同仁。她隨意挑了一個。

「你好，在做什麼？」她用意識傳送這句話。

「聽平靜波。」對方回傳。

平靜波其實聽不到真正的聲音，而是透過耳機傳入電流與某種頻率的聲波，能刺激大腦釋放血清素及多巴胺。

「我不喜歡那個，聽了反而心裡更不平靜。」蘇菲亞本能抗拒，覺得像是吸毒。

「也許妳聽得不够久，沒事的時候聽聽，還可以賺點數。」

「要一起做實境嗎？」她又問。

「今天不想，做實境太耗費體力了。」

「但不都是躺著做嗎？」

「體力，腦力，都一樣。總之，很累人。」

「好吧，那我自己做。」

「選個會說故事的人。」

「我知道。」

對話結束，對方顯然在一個非常低活動率的狀態裡，但儘管如此，還是把自己掛在線上隨時可以有人攀談，該說這是一種非常貼心的生存設計嗎？也許是吧。大多數人都會這麼做，像是確保自己還有同伴，不會絕望至死。

蘇菲亞點選實境體驗，出現兩個選項：體驗者 陳述者

她點選了右邊的陳述者，透過晶片與主機連線，繼續未完的建造。

她熟讀媽媽的日記，因而已經在程式裡建立了一條屬於媽媽和外婆的時間軸，故事從媽媽很小的時候開始，有些記憶是來自小時候看的照片。媽媽小時候喜歡拍照，那時人們使用膠卷拍照，像是一種擷取時光精華的機器，拍完一卷三十六張再洗出來，會一次得到人生某一段時間的精華。那時的興趣現在成為重要的記憶資產，為蘇菲亞的時間軸建立完整的時空。

媽媽小時候住過的套房、走過的街道、中學時與遊手好閒的蹺課生廝混的市區暗巷、為了拚上大學而補習的教室、上大學後為了寫作每天都去的同一家咖啡廳……直至來到此鎮後的新生活。喔！她還打造了媽媽小時候的樣子，到最後一次見到媽媽時的模樣，一共有七十四種造型，不同的年紀與體態，以及每一個年代流行的元素。她有大把的時間慢慢把媽媽的樣子捏塑上去。

當然也有外婆，但外婆的改變並不多，從成人到衰老的過程，大概只建立了十一種造型。

蘇菲亞陳述的「蘇婷的房間」一直位列實境體驗熱門排行榜上面，這件事頗令她驚訝，艇上的實境體驗有成千上萬個，各有特色不同，會因為陳述者的背景、文化和敘事角度而各有巧妙不同，而她所創造的體驗能始終盤據百大排行榜上，歸結原因，或許是因為在這艘艇上沒幾個人像她擁有這麼完整的「史料」。

說是史料絕不為過，打從搭上「明日號」，上一次見到太陽升起的事都算是史料了。

收成脈之死

我們沒有人知道那是「水」。

沒有人見過這種物質，天空在高不可攀的地方，當然也沒人知道它的觸感，直到它崩落下來，或許比不上一顆石頭的硬度，但大量碎落下來碰到身體，仍會感覺疼痛，又細又密集，像被細箭連續攻擊。

但比起痛，更巨大的威脅是恐懼。

這究竟是什麼？我要死了嗎？完全失去判斷，身體也無法施力，胸腔有強烈的窒息感，碎片不斷落下，從我的鼻孔竄進喉嚨裡，像是被一大把枯枝朝身體猛扎，脖子被人緊緊掐住。是天空塌碎了嗎？它連續不止，且摸不出具體的形貌，它只是持續地降下來，經過我、淹沒我。

我發現碎片落下後會聚集在低處，第一個想法是往高處跑，第二個想法是我必須跟騎兵團通報，好讓他們先將脈門關上。但無論是哪一個想法，都只能在我腦中轉，土像是長出了好幾隻手，將我的腳絆住，當碎片越淹越高，積上了喉嚨的位置，我的身體變得非常沉重。我能感覺周圍有許多人跟我一樣，都在掙扎中試圖移動，一邊忙著呼救，於是所有人的聲音凝結成一大塊黏